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 
第六十七回 何小姐授徒習武 褚大娘憶舊談心

話說何小姐住在鄧家莊，收水仙、海蟾、謝瓊花、郝菱姑四個女子作徒弟，無事叫他們學藝。正盼安大人來信，忽一日鄧九公笑嘻嘻的拿著一封信進來，對著何小姐道：「省城來信，猜著姑奶奶你來了，叫你們娘兒三個先暫住在我這裡，不必上省，等把白象嶺平了，再把那幾個和尚拿住，再訂期上省不遲。」說著，將信遞過。花鈴忙接來，奉與何小姐。何小姐看那信是給九公的，上面寫著道：「達侍慈顏又將一月，想老伯大人杖履優遊，林泉頤養，引簷掬彩，曷勝愉悅。姪自到營後，諸事得手，兼之朗山善於運籌，眾將亦皆用命。天目山之小丑，無復負隅；沂州府之群黎，自能安土。是役也，有成竹之在胸，所至勢如破竹，視除苗猶反掌，儼然感勝格苗，非敢自誇，聊慰塵注耳。現擬善後各節，稍有章程，即當移師白象。省中公廨未可久羈，祈代姪轉達。舅母大人帶領小妾暫住寶莊，多為打擾，俟山寇就擒，凶僧盡獲，再訂回省之期。至賤內出京有日，諒必已然到府，亦可無須來營。如有藉助之處，速為寄信可也。匆匆具稟，不敘套言。敬請台安。統希慈鑒。小姪安驥頓首何小姐看了，笑道：「這可好了，省得大家捨不得我走。」二姑娘也笑道：「姑奶奶昨日還說明日就動身呢。」褚大姑奶奶道：「那兒去絆著腿兒呢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倒別那麼說，我說走就走。我這趟來，把小驢兒也帶了來，一來叫他看看故鄉，二來萬一要用的著他呢。」謝瓊花道：「師父這可放心住下罷，省得惦念著走，鬧得我們也不敢常來討教。我昨晚上怕師傅走，占了一課，就知道且住些日子呢。」水仙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既不走了，可以放心了。咱們趁著天尚不晚，何妨到教場看看秋景，帶著再練練。」何小姐聽了也高興，一手拉了謝瓊花，一手拉了水仙就走。後面褚大娘子、花鈴跟著。何小姐回頭對花鈴道：「你別空著手兒去，你把我的弓箭與雁翎刀、單鞭都帶上。」花鈴道：「哎喲喲，我的老太太，我可拿不了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找個人替你拿著。」二姑娘笑道：「我替你拿罷。」

大家說說笑笑，不覺來到教場。這就是鄧九公唱戲與海馬週三比武之處。那教場有五間大廳，座北朝南，廳前有幾百步空闊，一望都是垂楊，兼著別的花木。來到離廳上不遠，就聽見有喧笑之聲。走近前一看，卻是碧大娘、碧二娘、海蟾、菱姑，還有舅太太的丫頭綠香與謝標的二妾雙福、雙壽，郝武的一妾馮換姐幾個人，在那裡舞刀弄槍耍。見了何小姐來了，就要走散。何小姐叫住道：「二位歐奶奶，二個姑娘，都是會家，何以你們也攙在裡面？你們五個是幾時學的，且各舞一回，看是如何？」三人沒法，你推我讓，雙福只得先走上前，拔出寶劍舞了一番。何小姐笑道：「雖是力弱，也還虧你。」次及綠香，提著劍，橫七豎八的亂砍。何小姐大笑道：「這是那一家法門？真是個劈柴劈了。」末後輪到雙壽，不慌不忙，挽起袖子，把腰繫緊，提起那劍，使了身法，藏過劍尖，全勢往下一坐，猛聽得「咄」的一聲，那劍望著看的人心已直擗將來。

剛離得四五寸，忽地一繳，風一般快收轉去。只見那劍光霍霍地耀著，嗤嗤的作響，左三右四、前五後六，舞得如一團白雪，萬瓣梨花，沒點空兒正舞到熟處，忽然一收，露出了自己身子，娉婷按劍而立，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氣，髻不亂發，裙不動褶。

何小姐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你跟誰學的，怎舞得如此精熟？」

雙壽只是笑，不作聲。菱姑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。我瓊花姐姐劍法好得了不得，必是他教給他的。」雙壽點頭道：「實實我們姑娘教給我的，我學了二年多了。」何小姐一回頭，看見小喜兒跑了來，點手叫他。那喜兒笑嘻嘻的站著，何小姐道：「你快告訴姨奶奶去，並請舅太太都來看比武的。」小喜兒如飛的請去了。何小姐又命水仙、海蟾對舞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你二人的劍與雙壽一般純熟，力量更足，然都還是旁門，不是正傳。我當教給你們不換刀法。」水仙等俱歡喜無限。

何小姐正要看謝瓊花舞劍，舅太太已領了珍姑娘來了。珍姑娘又帶了獎賞之物，是銀例兩對、繡手帕四條、包金戒指四個、珠花兩對、綢數段、金簪一枝。何小姐道了道：「如今分作三番較，先較力，次較射，再次較槍刀。勝者賞以金簪等物，負者罰以巨觥。」說罷，到大廳西邊，見有兩個石欄，約有二百三十斤一個，便去提一個來放在中間。舅太太搖頭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這個太重，誰能有你那樣力量？聽說你在悅來店搬那大石頭，四五個男子都搬不動。這欄子足有三百多斤重，還是換個輕些的罷。」何小姐遠遠見有一塊大石頭，橫在一棵柳樹下，因去提了來，說道：「這卻又輕了些。」舅太太道：「這樣大石頭，也不算輕了。」因命眾人去掇。

大家看著，都不肯先上前。惟郝武有一妾姓馮名換姐，年才十八，是莊農人家之女，卻有些蠻力，高高興興的先上去用力一提，正如蜻蜓搖石柱一般，休想動得分毫。郝菱姑在旁看著不好意思，忙攔他道：「你太不自量，快別動了。」那馮換姐定要提這石頭起來，掙得滿身臭汗，頸上紅筋根根扛起，到底不行。旁邊雙福、雙壽等都笑將起來。郝菱姑嚷道：「你真不要命了！」換姐沒趣，只得走開。雙福上前死力掇弄，也不能起。雙壽掇離了地，卻不起來。郝菱姑過去，撩起衣襟，站好腳步，蹲身下去，用手摳住石角，掙將起來，那石便離地一尺多高，勉強掙幾步，便就放下。何小姐道：「這卻虧他。」

謝瓊花上來，也不埋步，也不擦衣，兩手一掇，那石輕輕便離地有二尺上下，直掇到何小姐面前，然後放下，面不改色。何小姐大加稱贊道：「比郝姑娘力大多了，且看歐大姑娘如何。」

謝瓊花道：「歐大姐姐力量不小，曾比過來。」水仙於是走將上來，似瓊花一般，不去擦衣埋步，把手去輕輕一提，卻提不動，因用兩手摳住石角，掇將起來，離地才一尺多高，面就發紅，把手很緊一緊，走了三五步，氣已喘將起來。何小姐連忙攔住。海蟾上來，就如謝瓊花一般，比瓊花提的高些。

何小姐道：「歐二姑娘似覺從容。你且拿那石欄，卻不可勉強。」海蟾真個去拿那石欄，卻拿不起來。珍姑娘道：「這石欄本過於重了，還是拿這石頭罷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們兩位親家，必然拿得起來。」二姑娘道：「真個的，歐大娘何妨拿拿看。」碧大娘卻不去掇那大石，竟來拿這石欄。褚大娘子慌道：「親家看仔細，還是扭那塊石頭罷！」褚大娘子說話時，碧大娘早把石欄提起。大家正要喝采，碧二娘早過去把那一個石欄也提起來。兩人一齊走了十數步，覺著吃力，便放下了。

何小姐一看，便過去把兩個石欄一手一個，兩手一齊提起，只嚇得大家一齊嚷道：「快放下罷，快放下罷！」何小姐這才輕輕一齊放下。二碧不勝佩服，十分驚異，齊說道：「看安太太如此嬌柔，卻有恁般神力。」何小姐謙遜了一番，因把兩對銀釧贈與二碧氏，二碧氏辭道：「我們兩人雖拿起石欄，卻是一人一個，太太一人拿起兩個。我等若受賞，討愧多矣。」再三不受。何小姐只得給了海蟾、水仙，另取一對銀釧，賞了瓊花。

又給海蟾加上一段紅綢，又賞菱姑一段紅綢，換姐、雙福各罰酒一觥，然後較射。

何小姐叫花鈴取了兩對銀釧來，先取一隻銀釧，命菱姑折了幾枝菊花，做了一個大圈，中間把彩線懸著銀釧，掛在垂楊之上，離著百步，令眾人各射三箭，中銀釧者為最，中菊花圈者次之，三箭俱不中者受罰。謝瓊花先張弓搭箭，連發三矢，俱中在銀釧之內。何小姐取一對珠花賞之。郝菱姑三箭，一箭穿入銀釧，兩箭穿入菊花圈；海蟾、雙福三箭俱中在菊花圈內；水仙兩箭俱不到垛，一箭卻從銀釧中鑽了過去；綠香三箭俱不到垛；換姐更是放野；雙壽兩箭穿過菊花圈，那一箭大末手未中。臨末，綠香推花鈴，叫他射。花鈴笑著搖頭，小喜兒替他遞過弓箭來，何小姐吩咐道：「你們何妨使我的弓箭射呢。」

花鈴被大家催逼不過，只得上前，真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滿月，箭發流星，一連三箭，俱穿入銀釧中去了。

碧氏等俱稱神箭，水仙、菱姑俱暗暗喝采。碧二娘道：「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，花鈴姑娘的箭，可以趕上太太了。」花鈴道：「我們奶奶的箭，素常射總過垛數十步，我只到垛便止，焉敢說趕上呢？」於是大家不容分說，將垂楊上銀釧取下，並桌上一隻，替花鈴勒於兩臂之上，又加上花紅一段。給郝菱姑一個戒指，一方手帕。海蟾、雙福、水仙俱是手帕一條。換姐、綠香俱罰酒一觥。

何小姐道：「箭射完了，咱們要比較刀槍了，無奈真刀真槍，不是玩的。我想了一法。」即命換姐、雙壽等，分頭去找些柳木

棍，或現砍下的大樹枝，削成槍桿，頭縛著菊花葉，蘸些香粉。先令水仙、菱姑比較。兩人鬥了數十回合，菱姑面上心窩撲了兩處粉痕，水仙乳旁也著了一點，是菱姑輸了。又叫海蟾上去，與水仙姊妹二人殺做一團。海蟾只肩膀上著了點粉痕，水仙乳旁心口卻著了兩槍，水仙輸了下去。雙壽上來，戰到幾個回合，何小姐忙喊雙壽下來。海蟾慌得跳出圈子外去，看雙壽時，已是滿胸粉點。何小姐笑道：「你這槍決不是你們姑娘教的罷！怎麼一點家數沒有，也敢上場？」謝瓊花道：「他真是大膽，他幾時學這槍來？」大家俱稱贊海蟾姊妹的槍法好。瓊花就接過雙壽使的那槍，破步而入，海蟾迎住。二人狠鬥起來，約有十數回合，海蟾漸漸要敗下陣去了。何小姐忙令水仙上前助戰，海蟾復身轉來，姊妹兩個雙戰瓊花。瓊花不慌不忙，左挑右撲。二人座接不暇，又勉強支持了四五十合。水仙棄槍而走，海蟾仍復敗下陣去。看兩人身上，俱有三五處粉痕。瓊花身上只，有一半點兒，似有如無。

何小姐技癢，便拈過一枝槍來，搶步而入。瓊花不敢向前，只是搖頭。何小姐笑道：「你只管來，如有不合，我好指撥你，人家都是這等學法。」瓊花只得勉強上前，未免膽怯，舉槍來敵。何小姐虛戳兩槍，瓊花撲過，還一槍來。何小姐把槍裹住，用力一絞，瓊花覺著手重，盡力一壓，卻壓不下去，復往上翹，又翹不起來。戳又戳不進，收又收不轉。何小姐猛地一絞一收，只聽「刮辣」一聲，瓊花的槍近著尖處三五寸已絞得粉碎。瓊花擲槍放地，拜服不已。何小姐笑道：「這是槍桿不結實之故。原就沒我在內，這槍法也是謝大姑娘第一。」把金簪一枝給了瓊花，無如謝大姑娘不肯受，說道：「敗軍之將，不受罰已為幸矣，何敢再受賞！」何小姐道：「你不用謙讓了，說過我不在內。」瓊花只得道過謝，收下。又將珠花給了海蟾。那水仙是戒指一個，手帕一方。菱姑是手帕一方，紅綢一段。雙壽罰酒一觥。那雙福、換姐見此大敵，非同兒戲，都不敢妄自上前，只得算完了事了。何小姐道：「咱們可以歇息罷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的乾女兒都得了彩，今天晚上我替他們賀賀，並且替他們請師傅。今晚大家都到我屋中吃飯去。」於是眾人由教場回到褚大娘子屋中來。

吃飯之時，何小姐就向謝瓊花等道：「看你們武藝皆有可觀，必須久練久熟。現在皆有短練之處，各自精心用意，把各自的毛病去了，方能全備。」謝瓊花等各皆歡喜，願意天天操演，遂各向各家母親說知，都住在鄧家莊。何小姐嫌教場遠，就在褚大娘子房後有個大院子，在那裡排鹿椿，立馬架，懸沙囊，豎箭垛，每日操演。謝家的雙福、雙壽，郝家的換姐，與花鈴、綠香等，也跟著習學。練了半月有餘，到教場大操，何小姐一概細細指撥。各人武藝一日長似一日，連雙福等都有出長。花鈴已練出許多武藝，與綠香皆練出些氣力，看出些刀槍劍戟之法。何小姐又傳他二人運氣練力，更易見功，雖不及水仙四人，也就比雙福強多了。只因他二人心靈意誠，故此長得快。

何小姐每日除了教他們練武，就是與褚大娘子閒談。二姑娘奶的孩子睡了，也找來說說笑笑。珍姑娘不用說，服侍何小姐極其周到。一日，何小姐笑向褚大娘子道：「我想起送靈起身那一天，總像是不能再與你們見面了，也萬想不到還能到這裡來。你們老爺兒兩進京就沒想到，及至此到這裡來，更想不到了。還有那起身的頭一天，你同張大妹子說那硯台與彈弓的話，說得那麼閃閃爍爍，似露不露的。到後來我一想，那話裡有話，藏著啞謎，誰又想得到你們定下計。怨不得你們倆說著話，對瞧著笑呢。」褚大娘子笑道：「我送你那一天，實實不忍離別，你可不知我心裡怎樣難受呢？就是你這一趟來，我亦是沒想到。」

正說著，二姑娘來了，就接聲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你那裡知道我那妹子，他頭一次來，雖住了不幾天，就像好幾年似的。自從他走了，我就想他起，他們老爺倆進京，我又不能去。好容易盼著他來了。他來的頭一天，我作一個夢，就夢見他來了，你說怪不怪？我大清早起就告訴我們老爺子，他們老爺兒倆還不信。我說他一准來的。正說著，就聽見外頭有人來，那送信的就到了，把我樂得不知怎樣才好！」何小姐笑道：「這一次，他住的日子可不少了，你們可在一堆說夠了罷。」二姑娘道：「我總想著我們倆永遠在一起，才好呢。」何小姐笑著搖頭道：「那可不能？」珍姑娘道：「真個的，我這一回是來了三次了，這一次，又有半個多月了，省裡也該來信了，京裡也該來信了。」褚大娘子笑向二姑娘道：「你聽聽，他才住了半個多月，就盼著來信好走，他還肯與你永遠在一堆住著麼？」珍姑娘道：「我倒不是想著走，我是想著該來信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他們決沒在省裡，必然在白象嶺呢。」何小姐道：「這一回要是平了白象嶺，拿住了那幾個和尚，一哥必然可以保升到總兵，褚大姐姐就是二品夫人了，咱們還惹得起人家嗎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你快別提了！我在京裡住著，看見你們補褂朝珠的，都是官太太氣度，我心裡就羨慕得了不得。如今托我們老玉的福，我已經是恭人了，再能夠二品夫人更好了，真真是沒想到。原先不過是你們府上的嬾嬾親戚，當個下人，後來蒙乾娘抬愛，認了乾親，這就是有我們老爺子在頭裡，已經過分了。後來的榮耀，皆出在你們所賜，令人感激不盡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說起來，那令人想不到的事多著呢。我在青雲山住著的時候，這一天因手中乏用，才出來走走，就沒想到上悅來店。及至到了悅來店，遇著我們這位傻爺，看著又好笑又可氣，又沒想到逃了驛夫，遇著和尚。及至救了他，再沒想到地窖子裡還藏著個張大妹妹。後來柳林話別，斷想不到不多幾月，就都見面。以為今生斷不能見了，我母親死後，我要報仇去，連你們爺兒們我都想著不能見面，何況別人。至於我的奶母、丫環，尤其想不到還能見面。想起來，收拾槓的那一天，你進山來看我的光景，把東西都散個乾乾淨淨，是何等決斷！」

褚大娘子不等說完，就接口道：「得了，別說了，你可不知我瞧見你那光景，我心裡真難過。我先還指望你回來，後來聽見二老爺子一說你報得了仇報不了仇，都不回來了，我越想越有理。二老爺於要是晚來三天，咱們這時候你東我西，不定見得著見不著了。」